

張焯槐（匡社54）師生書法展

本港書法界著名之「詒耕書學社」於2008年5月1日至5日在香港大會堂展覽館舉行「詒耕書影」書法展覽。5月1日上午11時舉行開幕典禮，恭請香港戲劇協會會長鍾景輝博士（1955年級忠社）主禮，鍾博士在主禮講話中對於詒耕書社在社長張焯槐先生（1954匡社）領導及同仁

之努力下，推進本港書法之水平，讚頌有加。開幕禮又有羅慷烈教授伉儷親臨指導，難得可貴。

是次參展師生廿二位，展品近百幅，件件精品，琳瑯滿目。參觀者眾，校友聞訊亦聯袂前來觀賞，尤以匡、忠社友為多。



左起：鍾景輝博士、羅慷烈老師、張焯槐學長



左起：張焯槐學長、鍾景輝博士

忠社（55）紐約重聚會

魯志揚

北美洲忠社同學第八屆重聚會已於2007年5月中旬在紐約舉行，大會節目由李可喬社長精心策劃，並得到甘嘉禮和雷海帆兩位同學鼎力協助，十二天的盛會圓滿結束，忠社於1947年成立，至今有60年歷史，故今次聚會，美其名曰：「甲子社慶」，大會過程，可分三方面報導。

一. 歡迎會和公宴

兩個宴會都在法拉盛區東溢豐酒家舉行，14日的歡迎會並無特別儀式，主要是替外地同學洗塵，大家暢談近況，18日的公宴，比較隆重，筵開7席，由我擔任司儀，首先由李可喬社長致詞，強調重聚會的意義，希望各同學能藉此經常叙面，同溫舊情，接着，林錫衡同學呼籲忠社同學，對培正同學會爭取校名校徽註冊權回歸訴訟案，盡力支持。

李社長為這次聚會，特別在香港設計和訂製忠社社帽，贈送在座嘉賓，作為紀念，甘副社長捐出七副血壓測量器，由每桌自行抽獎，大會特獎，由馬承寬潑墨大師（李社長摯友），贈送鏡匾一幅，匾中親筆提字「清風明月」，結果由梅小慧（梅松沛太太）抽到。

歡宴完畢，選舉下屆職員會，經過一番謙讓，終由陳文彬、戴蘭祥和馮奇彬三位同學分擔社長重任。

二. 美東巴士行

美東行，15日早上從紐約出發，途經費城、大西洋城、華盛頓、波地的摩，最後在17日晚上返回紐約，我們一行26人，乘搭一部豪華旅遊巴士（全車乘客限額54人），所以非常舒適，加上導遊體會，車行每兩小時左右便憩息，六百多里的車程，並不感覺疲倦，車行中，江妙開（李可喬

太太）和羅潔珍（劉粵琛太太）不斷地派送糖果、干糧，大家有談有笑頗為歡暢。

我們遊歷的各大城市，多是美國發祥地，許多遊覽景點都和美國歷史、政治和財經有密切的聯繫，費城的自由鐘，紐約的華爾街區和帝國大廈，波地的摩的內海港，我們都有機會瀏覽，只是停留時間短暫，雖走馬看花，仍有一番情趣。

大西洋城是美東的賭城，是旅遊必經之地，我們在賭場區停留四個小時左右，當地賭館對旅遊團特別照顧，除供應自助午餐外，還發給每位遊客價值七元的贈券，作為賭本，但我們這團遊客，都精打細算，立即將贈券轉換現金，大部份時間在賭場外面的木板行人道散步，並沒有在賭場一演身手，這是賭館老闆意料不到的事，木板路闊六十呎，長達四英里，西邊是一系列裝飾輝煌的賭館，東邊是一望無際的大西洋，我們享受海風調節，不斷拍照留念。

華盛頓特區是美國首都，建築物宏偉，紀念堂特多，我們16日黃昏抵達華府，立即參觀傑克遜紀念堂、林肯紀念堂、越戰陣亡戰士紀念牆和韓戰十九座疲勞步兵的不鏽鋼像，17日早晨，我們繼續在白宮，國會山莊外面遊覽，亦進入太空博物館和自然科學博物館，欣賞其珍藏之寶貴文物。

我們這個旅遊團，午餐和晚餐都在當地中國餐館用膳，酒家裝飾幽雅，招待週到，而最重要是食品精美，取價便宜。令我們大快朵頤，我們有這樣的享受，全靠李社長的面子，李可喬是美東李氏宗親會首腦，而我們光顧的



別時容易見時難 待得浮生半日閒 聚首一堂心境暢 華府遊罷兩日還

酒家，東主是宗親會的元老派，部長們對我們解釋，東主吩咐只要「喬老」駕臨，一定要用最佳菜餚侍奉，而酒席中有一兩味名菜，特別為「喬老」而設。

三、海上遊

19日至26日我們一行60多人，乘搭挪威船公司之黎明號船，暢遊百慕達和巴哈馬群島，因我沒有參加，詳情將由周興文同學另文報導。

我們八次重聚會，平均參加人數約有八、九十人，鄧國謀同學不但全部參加，而在香港舉行的銀禧、金禧盛典，亦少不了這位中堅份子，他熱愛忠社的精神，令人敬佩，鍾美麗同學參加次數也相當多，每次都有兒媳茹志文夫婦陪伴，這一對青年人，不但愛護母親，同時亦照顧我們這班年近七旬的長輩，這真是忠社同學的福氣。梁素娟（李啟東太太），亦是我們的常客，雖然去年啟東不幸去世，她仍繼續支持我們的活動，今次十二天的節目，全部參加，難能可貴。第九屆重聚會，將於休斯頓舉行，有關詳情請與德州陳文彬、戴蘭祥和馮奇彬三巨頭

聯絡。

參加重聚會忠社同學名單：

陳敏娜、陳文彬、陳若琪、陳隆聲、周興文、張輝耀、蔡孝恩、方翹楚、馮奇彬、馮肇邦、何營、謝瑞津、甘嘉禮、金宜忠、林伯偉、林錫衡、劉粵琛、李可喬、李振伍、梁錦濤、羅愛平、魯志揚、雷海帆、麥梓輝、梅松沛、梅榮輝、鄧國謀、戴蘭祥、黃勝、黃煥延、鍾美麗。

海上遊 (忠社甲子社慶節目之三)

周興文

這次北美州忠社的大集會，從2007年5月15日開始，三天的美東巴士行，跟着十八號晚的大公宴，包尾壓陣腳的就是十九日至廿六日的七天海上遊。忠社同學加上家人及朋友，共六十多人之眾，乘搭挪威船公司之黎明號，從紐約出發起航。沿大西洋南下抵巴哈馬群島，再轉東北往百慕達，然後向西北回紐約。除了著陸登岸暢遊地方外，船上的豐餐美食，每天他們的活動，加上我們自己安排的節目，可說是多采多姿，沒有冷場之餘地。現讓我按日報導吧！

五月十九日（紐約→大西洋海上）

大清早，紐約的上空，陰霾滿佈，像要下雨的樣子，三輛小巴把我們40多位同學和家人朋友，從發拉盛的Wingate Inn 直送到紐約十二街的92號遊輪碼頭。另外廿多位同學朋友們亦陸續到來，當時碼頭人頭湧湧，相當混亂，加上天下微雨，有點狼狽，幸好大家順利上船。這挪威黎明號，船很大，超過九萬噸，一千多呎長。2003年下水，算來已有四年船齡了。時已午後一時，腹起雷鳴，大家還來得及趕到餐廳，坐下吃個正式的午餐。

原訂是下午四時起錨的，因港口水道的問題，延遲了。直到我們用過晚膳後，7時多才開船。於是大家都湧上船頂甲板觀看船離碼頭的情景。可惜天不造美，在寒風

細雨中，各人拿着相機向曼克頓區的高樓，或自由神像拍攝，相信效果不會太好吧！晚上船上節目是Talk Shaw，賭場亦開始，於是大家各適其式，自尋歡樂，有同學帶有麻雀牌者，在玩牌室開了兩圍。竹戰之聲頓起，攻打四方城，作戰和圍觀者同得喜樂，直到午夜子時，還有消夜，真是其樂無窮也，是晚船頗搖動，大西洋有風浪。

五月廿日（大西洋海上）

一宿無話，今早起來，風平浪靜，碧海藍天，大家都到十二層樓的布菲餐廳食早餐，這是同學們相聚的好地方，面對海景，邊食邊談，雖無「一壺濁酒喜相逢」，但「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

我們在船上訂有聚會的房間，下午和晚上都可供我們使用。今日下午二時至五時開始我們第一個集體節目，先播影輝社（1957年）崔琦同學的錄影片，他是培正的第一位諾貝爾得獎者，他的生平、求學經歷，學問成就，人生價值觀等等，都在這特輯中展出，很有意思，身為紅藍兒女，是值得為榮的。跟着是馮奇彬同學主持的醫學常識坐談會，反應非常熱烈，這是切身問題，不容忽視。討論的內容有睡眠窒息症，耳水不平衡頭暈病，馮醫生講解清楚，我們得益非少，加上有幾位同學分享他們的個人經驗，使聚會更加生色，可惜時間無多，只得留待下回繼

續。

晚餐後船上節目有大形歌舞演出，同學們看後都覺得不錯，晚上九時，我們約好船上的職業攝影師替我們全體忠社同學，家人及朋友們拍攝全體照，六十餘眾，擠在樓梯間，好生熱鬧，也引來不少觀眾呢！

今天是主日，忠社基督徒同學及家人，約有廿多人，晚上聚集在一起，有個崇拜節目，由雷海帆同學主領，陳文彬同學講大陸福音工作的信息，更有幾位姊妹和弟兄作見證，我們都感謝神的恩典，讚美祂的大能和慈愛信實。

五月廿一日(海上—拿梳，巴哈馬)

上午船仍然在海上行駛，乘風破浪，遠眺海景，心境平靜，真是悠然自得。午後一時，船緩慢地駛入拿梳(Nassau)港灣，這是巴哈馬群島的首府，以前是英國殖民地，怪不得我們上岸後，見到路上交通，都是左上右落，過馬路時需特別小心，我們李可喬會長一馬當先，在碼頭附近叫了三部小巴，講好價錢，每人16元，兩小時的遊覽，在城市及附近地方兜了個大圈，房屋簡樸，景色平平，沒有什麼看頭，最後來到樂園島(Paradise Island)，是遊客花錢的地方，參觀那間聞名的Atlantis酒店，相當豪華，內有一大水族館，各式各樣的游魚供人欣賞和拍照，我們走馬看花後回船已是晚餐時候，吃過一頓豐盛的大餐，大部份都回房休息，除了有此興緻的同學們，仍繼續其麻雀耍樂。

五月廿二日(Nassau—Stirrup Cay 馬鐙嶼，巴哈馬)

今早零晨一時半，船起航離開拿梳去附近的一個小島嶼名Stirrup(馬鐙)者，這是船公司自己擁有的私家小島，島面積不大，設有各樣的水上活動，沙灘遊戲，野餐燒烤食店等等。專供遊輪乘客專用，是我們這次海上遊的一大節目，船在今早七時多抵達目的地，不幸得很，今天天色陰沉，烏雲滿佈，風浪很大，風速達35至40海哩，接駁乘客去小島的小渡船，被風浪吹擊得上下左右簸顛不停。等了一個多鐘，船長作了最後決定，為了大眾安全，不讓乘客去小島，而轉航北上去百慕達。於是沙灘玩耍的美夢落空，大家都非常失望，只得在船上各自找尋樂趣，消磨時間，可說是最掃興的一天了。晚上看完歌舞表演後，同學們又再到十二樓布菲餐廳，開其吹牛大會，反而樂在其中！

五月廿三日(海上)

上午忠社的社嫂及女仕們有Line Dance的跳舞節目，也有不少男仕同學們參加，不論識與不識，跟着音樂，聽着節拍，兩個小時的前後左右走動，亦是一種有益身體的

晨操運動呀！下午又有忠社的團體節目，二時開始，陳文彬同學放影他帶來的一套DVD錄影戲，是關於星加坡一個男童的故事，是笑劇，很有趣，卻富有人情教育意味，跟着又有坐談會，由周興文同學主持，討論關於退休後的各種經濟問題：Social Security, IRA, Long term care, Living trust 等等，很多同學都發表意見，反應熱烈，可惜時間不多，希望下次有機會再繼續。

五月廿四日(百慕達)

晨早八時，船舶百慕達外港船塢碼頭，大概是內港的遊輪碼頭已經泊滿了吧！早餐後，大約十點時分，同學及家人朋友們一同上岸。這百慕達島面積不少，包括好幾處區域。不能步行，需要交通工具，於是立刻買了巴士票，我們五十多人擠入一輛大巴士，等於把它包起。首府在漢苗頓市(Hamilton)，車程約一小時抵達。剛巧今天是他們的國慶日，公眾休假，市面休息，店舖也關門，街上行人也都慢慢停下腳步，靠攏在路旁，預備迎接觀看國慶大巡行，銀樂隊、花車等等也排列以待發，我們適逢其會，趁着熱鬧，駐腳而觀看，市中心沒有什麼值得看的，只是人頭湧湧。最後我們步行到海旁碼頭，找到回外落船塢的小渡輪，於是乘搭它回挪威黎明號，渡輪行駛快速，風馳電掣，乘風破浪，只半個鐘就抵目的地，比巴士快一倍，已經午後兩點，立刻上十二樓布菲餐，大食一輪。晚上歌舞表演加上雜技，不錯。

五月廿五日(海上)

俗語說「快活不知時日過」，轉眼間又到了船上最後的一天，午後我們還有一個坐談會，由梁錦濤同學主講數碼相機攝影學。這是梁同學退休後的嗜好，花了不少時間和金錢，對此甚有研究，他深入淺出的講解這

一門新科技產品，使我們除了拿着相機擇景按鍵外，也知道一點原理和為什麼，跟着是Paul Yu(茹志文、鍾美麗同學的公子)講述物理治療(Physical therapy)，教導我們如何企立，怎樣是正確的姿勢，又如何做簡單的運動去減少背腰的酸痛等，我們忠社同學都是已屆古稀之年，這種關乎身體健康的講座，那有不受歡迎之理，真是全室皆滿，座無空席。最後還有點時間，由李可喬社長放影上週美東巴士行的特輯，興致盎然！

晚上有天才表演(Talent show)，有四位忠社同學代表我們，四人和聲合唱校歌，及劉粵琛同學獨唱歌劇，可惜都沒有得獎，大概不合時下西人的口味吧！完畢後，大家再去game room作離別的大聚集。於是拍照、唱歌，依依不捨，甜蜜溫馨，但天下那有不散之筵席，最後大家握手道別，兩年後再相會於美南德州，珍重吧！明天要早起離



海上遊全體同學及配偶



想當年，髮濃如墨。顧今朝，尤伯連納。
古稀已愈，人清瘦。待來年，狂吹德州又一程。

船，快些回房收拾行李。

5月廿六日(紐約)

今早大家都很早就起來，船七時半停泊好，早餐後大家等候離船上岸，有些同學們要在下午乘機回美國其他地



今朝且得一聚首 明日各歸又掌廚 君不見衣著華麗脂粉濃
一朝春盡紅顏老 莫笑時月不饒人

方者，他們自己攜帶行李，是第一批上岸的，其他同學也陸續離船，在碼頭分手話別，忠社同學每兩年一次大聚，雖見面的機會頗多，但每一次的相聚都是非常珍惜寶貴和值得懷念的。就此收筆，後會有期。



忠社茶敘

美加同窗陳敏娜、周興文、袁一曾、劉粵琛不約而同時返港旅遊探親，居港同學聞訊大喜，遂相約於11月5日假窩打老道豪華酒樓午茗，相見甚歡，席上互道近況及報導美加同學情況，周興文又提及上週在江西廬山旅行巧遇卓以和，真個是有緣處處能相逢。

左起：周興文、梁啟義、郭子雲、彭星楠、劉智遠、鍾景輝、劉粵琛、袁一曾、袁太、關炯盛、黃鍾麒、陳敏娜、何家鏗、陳志偉、蕭寅定

廣州培正瑩社(56)同學

(56瑩社) 劉家儀

蒞港參觀母校校園

廣州培正瑩社第七班同學十餘人，於零八年五月八日上午到香港培正同學會探訪，主要希望一睹香港培正母校校園風貌，二來與留港的幾位同學歡聚。事先多謝蕭寅定學長答允當嚮導，並代訂午膳席；不料當天瑩社同學比預約時間遲到了，剛巧蕭學兄因事不在會所，幸好他請了培正中學潘嘉衡主任代勞，潘主任自然駕輕就熟，他的親切笑容，熱情接待，簡要流暢的講解，使瑩社同學有如回到大家庭而感溫暖。參觀培正小學時更榮獲李仕浣校長熱情接待，有講有笑，參觀培正中學母校時也榮獲葉賜添校長



廣州瑩社同學來港參觀母校，葉賜添校長熱情接待

撥冗熱情接待，親切介紹學校最新情況，並讓大家先睹「瑩社會議展覽中心」規模，參觀香港培正母校後，使大家大開

眼界，在有限的空間裡發揮極大的效用，大家同感不枉此行，對母校和校長的熱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謝！



葉校長與來港參觀的廣州瑩社同學合照於「瑩社會議展覽中心」



5月8日上午，廣州瑩社同學來港參觀母校與李仕浣校長留影

隨意珠盡顯紅藍色

盧遂業

我們在校時，每年都在界限街的花墟球場有為時多天的全校中小學的田徑比賽，運動員是按身高而分甲、乙、丙、丁和男女，各自角逐除了有個人獎（分給最好的首六名），另按得獎人所屬級社給予分數，這樣每組都有冠、亞、季獎，男女合計起來便有二十四個團體獎。在這二十四個獎中再按級社把分數累起來，得分最多者便是全場冠軍。這樣的做法是學校當局鼓勵社友們的團結，去作公平的競爭。全場冠軍和甲組冠軍傳統下來都是應屆的畢業級社所奪。一九五七年我們輝社是高中三年級的畢業班，我們四班的領袖「鑑古察今」在校運會前開了多次會議，對能否保持傳統畢業班必得冠軍的美譽大大生疑。

事緣我們上體育課時黃啟堯和葉植文兩位老師多以考驗個人體力如深膝蹲、單槓引升、掌上壓、一百公尺、



枕戈待發



運動員進場

四百公尺等來給積分，學生中六十餘分者佔大多數，影響各人總平均積分。高中一年級時「太監」細驗校規發現如有醫

生證明書者可以「體育課全免」。他奔告全社體虛多弱的優異生、準優異生……，群而效者多人，這樣三年多下來輝社四肢不發達者多人，特別是甲組級的體育人才著名的只有黃克勤一人，他是當年代表南華會作全香港水球比賽的健將。女同學們個個都是體態輕盈，要跑、要跳、要推、要擲，可不是那麼容易去「名列前茅」。入水能游，出水能跑的女子健將好像只有陳子堅同學一人。對這「積弱之下」的情形，四位班長決定呼召各社友無論高矮都要按奧林匹克「志在參加」的精神去報名競賽，希望能以人海戰術取勝。我自告奮勇去遊說丙組身材的同學去踴躍參加，並組織



四百公尺和一千六百公尺接力賽跑，牛公和矮黃欣然赴命——按此兩同學都是成績優異生，運動場上罕見他倆的「形影」。田賽中我們丙組人才有江達信的擲鐵餅，



正規軍



四女傑

梁果行隨陳立方老師和莫伯豪同學共同研習的標槍，麥兆鑾的鉛球，三君在校際中為輝社奪了不少分數。我們的接力隊在初賽便被淘汰出來。我則在二百公尺短跑初賽得了第一，複賽第四無望進入決賽。我們有四人報名參加撐竿跳高，這項運動不易學好，沒人指點由高跌下來很易受傷，令人望而生畏。我們四人是「膽生毛」，在比賽時共只有五人，另一是銳社選手，他臨陣退縮，剩下我們四人，在競跳當公証人的是林英豪老師，我們全是在他在初中時代的學生在場打氣，還有二十多位的男女級友，我們深以能囊括第一、二、三、四名而喜。怎知初跳時沒有人能持竿而過，林老師準備把高度逐漸下降，讓四選手俱能得分。怎知體育主任吳華英先生聞訊趕到現場，認為此舉大損體育比賽原則，決定一個也不

能取分（五七年培正校運撐竿跳高因而獲獎無人，這唯一的紀錄四十五年無改，實由輝社四將所來）。吳主任此一決定，招來現場噓聲多起，可惜還是無果。孫必興為此很氣，說我們四人沒有體育精神，連運動短褲也沒穿上。殊不知我們穿長褲的目的為減少被沙石擦破皮膚的機會，好不冤枉。

我們輝社的體育精英，卻全聚在乙組中（男女都是），以黃開旺同學為總指揮，在他手下猛將如雲，如倪福年、翁希傑、朱啟鵬、司徒國基、莫伯豪、洪志士、傅大強、黃漢超等等。他們囊括了乙組中每一項田徑賽的首、二、三名，最光榮的是四百公尺決賽中六位跑手都是輝社健兒。女子組由「亞力山大」帶隊也自獲得不少金、銀、銅獎。即如那年全校團體冠軍是58年的銳社，亞軍60年的正社，而我社則屈居季軍。這大概也是後無來者的紀錄。學期結束在頒獎時，我社各人在接受各項體育獎章時，我坐在梅修偉老師側，他頻頻地告我培正級社的體育傳統全為我們輝社改寫了，真不易受也！

我們的甲組人馬在李澤洲社長的籌劃下，組織了三組的七人糾察隊，同來同往，在界限街的運動場上維持紀律和幫助各級女同學。他們在校刊上獲得了好評，這是我們甲組的精神獎。

高三同時，那二十多位醫生證明體質多弱的同學給吳華英主任授以籃球、排球和乒乓球的規則和法例，並叫各人熟讀。之後這班優異學子便被派往校內各級際的球賽中作証人。他們全都執持得體，樹立了運動上的君子風度。其中王世榮和蔡子平更自引發了他們對乒乓球的濃厚興趣。三十多年在香港他們幾乎每星期都有乒乓練球，實拜吳主任英華所賜也！

界限街上，甲乙丙丁男女組，傑女俊男，跑姿揮發，四十五年後敗北事，何妨道，昭明人生，志在參與。

遂業寫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紐約喜運來輝社 (57) 金禧第一慶

在電話中三言兩語下來，朱一美和我選擇了七月十四日星期六作為我們同學金禧聚餐的好日子。崔琦很快e-mail贊同。選餐館的地點可有點問題。美東同學少，但分佈地也很廣，同學中晚上開車和泊車多成問題。紐約唐人街公眾交通和廣東美食中心似是比較理想的選擇。

近數月來紐約市的公共衛生部勵行「滅鼠運動」，一改往日為民捕鼠的慣例，為「觀察下禁」，衛生幫辦到市中心各大有名的中西餐「觀察」，如在一小時內超過「六隻」老鼠的出現，該官便下令餐館停止營業。這一新政影響了不少大餐館老闆們的憂慮。善社(61)馮天錫同學是唐人街著名的建築工程師，他用他超人的智慧在「結構工程」上獨特的設計，他把多間的一流廣東餐館疏散了鼠群之患，而免去了停業之危，因此只要馮同學開口有求，無論「餐期」多忙多滿客人都必定答允他的「定席」。就這樣馮同學很爽快替我們在有名的喜運來酒家訂下來了三席。店主人黃先生特自間隔了一角，除了三餐桌外更另設兩圍桌椅，給早來的同學可以另坐暢談。那天喜運來另有豪客擺三十多桌的

彌月酒席，專宴親朋。他們喜樂聲浪由於店主人的設計，並沒有影響我們輝社同學的歡笑高談。選菜方面，馮同學認為光是討價還價不是上策。他代我們請李可喬太太替我們點菜單。有雙拼盤、魚翅、雙龍蝦、花枝帶子、鮮蝦、當紅炸子雞、骨香龍利球、海參、海鮮炒飯、香菇伊麵、壽包和紅豆沙。那天晚上，廚師大展身手，企檯上上的招呼。筵後李可喬夫婦更親自送來特定慶賀我們金禧足四十人食用的鮮果芋頭蛋糕，這份厚禮卻之不恭。李可喬是忠社(55)同學，五十年來他伉儷倆人在紐約創業開業齊家，是唐人街有名的殷商，另還熱心支持美東培正同學會的活動，是我們二十多年的會長。星期六那天，我們三十人有這麼多的美食和快樂的時光，得特謝李、馮兩對夫婦們的幫忙。同學中有遠從加州來的賈士元夫婦及特早從三藩市回來的霍秀森，最難得的是代表其姊姚霞姑來賀的姚羅拔，他四十年前和賈士元及蔣中寬是在紐約的舊知，乍然在此再遇可真是寶貝得很了！

飯後我們三十人共讀166期培正同學通訊馬明璋同學詠

黃永恆同學書的一首詩

我生八十才開始 九十年齡何足奇
我且率先沖百歲 諸君勇邁莫遲疑

(馬明璋同學詠黃永恆書錄 二零零五年)

作為我們各人對下一個五十年的自勉和展望。我的太太少鳳提及那天下午余日健的母親九十八高齡，親自從寓所慢步來Pier17向我們道賀金禧。以余伯母為好例子，少鳳特約各同學在我們百歲那年擇日同步行過布碌崙大橋Brooklyn Bridge。

我們同聲在唸數理化的培正知音，五十年來飄跡，今

日有緣在紐約彼此在問好，希藉此時請廣散的百多位級友在今年十一月同回在香港共慶金禧齊歡笑！

盧遂業謹記 零七年七月

那天共慶的三十人名列如下：

貴賓：(忠社)李可喬夫婦，(善社)馮天錫夫婦，姚羅拔(社友姚霞姑的弟弟)

輝社：朱一美，霍秀森，崔琦夫婦，余日健夫婦，賈士元夫婦，蔣中寬夫婦，徐智傑夫婦，梁果行夫婦，鄧鎮邦夫婦，方德權夫婦，吳瑞文，魯德華，江達信，司徒民，胡健鷹和盧遂業夫婦。

淺談故舊重逢的詩境

輝社鄭國輝

中國民間相傳的人生四大驚喜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唐詩人重友誼，於第二件事尤為珍貴。感懷贈別，故舊重逢之作，屢見篇章。語重心長，情意真切，傳誦千古。

其中韋應物《淮上喜會梓川故人》一詩是詠重逢的翹楚：

江漢曾為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

歡笑情如舊，蕭疏髮已斑。何因不歸去，淮上對秋山。

劈頭二句，道出少年時同客長江，漢水間，放歌縱酒，作浮一大白，真是豪氣干雲。無奈彈指光陰，匆匆已過十年。羈旅之身，相逢淮上，雖笑語風情依舊，但鬢髮染霜，漸趨遲暮矣！回憶當年作客楚江兩少年，恍如隔世。依然棲遲海角，留滯天涯，何日還鄉呢？寥寥數句，已濃縮了整個人生的影子了。

唐五律中述重逢佳作還有李益的《喜見外弟又言別》：

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

詩人生逢安史之亂，藩鎮割據的紛擾。離亂長達十年，親友下落不明。驟然見面，相對已成陌生人：要問姓氏，方驚知是童年時的舊識。在沉澱的回憶中，苦苦追索，纔尋出依稀當年的容貌。短短四句，已蘊藉著無恨悲涼。十年的滄海桑田，說不盡的話兒，整整一夜是不夠的，不覺已是雞啼天亮，又要分手話別，仍在離亂中各為生計奔馳。整个人生何嘗不是如此，數十年披星戴月，為糊口而奔波，待得功名遂，也到漏盡鐘鳴了，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司空曙的《雲陽館韓紳宿別》亦是情文相生，壓卷之筆：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

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煙。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

別離使人腸斷心摧。久別重逢的驚喜是人生樂事。然而乍遇又要分手，又令人喜中生愁，歡愉中產出惆悵，不覺唏噓悲嘆。這樣複雜感情，在此詩表露無遺。我很欣賞「乍見翻疑夢」一句。在意想不到時重逢，委實太好了！太難得了！反而懷疑到目前的現實不是真的，彷彿在夢中。宛似南唐李煜詞：「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在這真幻難分際，更顯得情意誠摯了。「相悲各問年」說出歲月流逝，彼此垂垂老矣。接下來詩人描繪驛棧孤燈影著夜雨，深竹浮著煙霧。這寒瑟幽靜的氣氛也渲染了讀者的心境，和詩人豫感到偶然聚首，明朝又要分手的哀傷發生共鳴。讀者也隨詩人從悲至喜，又再回到悲的波浪式感情，起伏飄蕩。

上述三首詩將故舊重逢時複雜心境，澎湃感情寫得淋漓盡致，無可復加。後來讀到北宋謝師厚寫的二句：「倒披衣裳迎戶外，遍呼兒女拜燈前。」不覺拍案叫絕。若一詩有詩眼的話，就在這「倒披」二字。知故友到訪，那急不及待迎見的心情，用「倒披衣裳」去形容，躍然紙上。「披」是道出主人見友的迫切。沒有充裕時間整衣以待，只能隨便將衣服披在身上，便出門迎客了，而且還穿錯了，是「倒披」呀，其見友的急不及待，可想而知。將友人迎入廳內，命令眾兒女拜見世叔。已隱含著杜甫的「惜別君未婚，兒女今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的詩意。這兩句宋詩，將故舊重逢的境界，再提升一級。可以說把上述三首唐詩，作畫龍點睛啊！我不期然陶醉在中國文學純美的意境中。

寫於輝社金禧前夕